两次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

陆庭恩

从一次大战结束到二次大战爆发的短短二十年里，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的剥削和奴役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加速了非洲转变为帝国主义大后方的过程。从此，非洲人民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弄清楚帝国主义到底是如何掠夺非洲的，这对我们理解现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是有益的。

一

非洲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陆。勤劳、智慧的非洲各族人民很早就发展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从十五世纪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入非洲，“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①。这是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时四百五十多年的奴隶贩卖，使非洲遭受空前浩劫。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自由竞争时期，武装侵占非洲领土成为殖民主义国家在非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三十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这时，列强疯狂地向外侵略，“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②。它们在非洲大陆上，仅用了三十六年时间(1876—1912年)基本上把它瓜分完毕。非洲各国沦为殖民地或实际上的半殖民地。列强在占领非洲殖民地的总面积中，法国和英国最多，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次之。紧接着，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一结束，英、法、比、葡列强争着分割德国的非洲领地。根据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对以前德国殖民地制定的“委任统治制度”，已经占领德国非洲殖民地的各战胜国成为“委任统治地”的“统治国”③。“委任统治地”不过是以“委任统治”为名，行“盗窃和抢劫”④之实而已，本质上同殖民地完全一样。原德国统治下的一千二百万非洲人中，百分之四十二转移到英国控制下，百分之三十三处在法国的管辖下，其余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⑤。英国殖民地增加了二百万平方公里和五百万人口，连接成从北非开罗到达南非开普敦的整块殖民地带，实现了臭名昭著的“开罗——开普”计划。法国也取得了大片领土。至此，英法两国占有了非洲几乎百分之八十的领土。非洲成了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对象。

两次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加强对非洲的残暴掠夺，还因为非洲大陆蕴藏着丰富的原料资源，这是帝国主义迫切需要的。非洲丰富的人力资源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一次大战期间，非洲殖民地成了宗主国的粮食和原料供应基地、兵力的重要来源，起着重大的作用。⑥

在帝国主义者的眼里，既然在一次大战中非洲满足了宗主国的巨大需要，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它也应该满足垄断资本榨取高额利润的需求。帝国主义政治家们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战后不久，英国在非洲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和法国殖民部长阿尔伯·萨罗(Albert Sarraut)都以非洲在一次大战中的作用为例，极力宣扬非洲殖民地要"对宗主国有物质利益"、"发扬非洲的独特效益"，而奴役"异乎寻常地勤劳的非洲人"是"理所当然"的强盗理论。同时，他们又强调对非洲进行"根本改革"（应读作全面掠夺），以满足宗主国的需要⑦。曾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过英帝国战时内阁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头目斯马茨(Smuts)也承认，一次大战使得非洲的历史进入了同欧洲更加紧密联系的"新时期"⑧。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更加依赖非洲殖民地，非洲也就更加悲惨地遭受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

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非洲。它们向非洲派出各种勘探队、测量队和调查组，重新调查那里的资源。在南部非洲发现了许多种矿藏，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带之一，其中有闻名世界的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铜带"、南非的白金矿和锰矿、西南非洲的金刚石等等。还在西非广大地区陆续发现了多种矿藏，譬如，铁矿储藏遍及塞拉利昂、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等大片地区。锰矿在许多地区均有发现。特别在黄金海岸(今加纳)也发现了第一批金刚石矿⑨。甚至，过去认为很少有矿产的东非也相继发现了矿床，象乌干达境内的煤矿、锡矿；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一部分)的金刚石矿等。尤其在维多利亚湖的东、西两面都发现了黄金储藏⑩，为世人所瞩目。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勘察、调查而来的，必然是更大规模的掠夺。

综上所述，两次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加强对非洲的殖民掠夺，决非出于偶然。从根本上说来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也是帝国主义在一次大战期间对非洲进行残酷掠夺的继续和扩大。

二

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加紧对非洲进行资本输出。非洲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具有根据本国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外国资本，用以发展民族经济的自由，而只能是任人控制和掠夺。帝国主义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和奴役。首先，它们在非洲通过开设银行，组织垄断公司作为资本输出的重要工具。通过矿业公司、种植园公司和商业公司等垄断了非洲殖民地的采矿、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控制其国民经济。象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命脉操纵在英国三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麦加利银行、英属西非银行）支配下的垄断公司手里。法属西非国家的经济分别受到法国西非公司、西非商业公司和尤尼莱佛公司的控制。法国西非公司和西非商业公司又控制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几家最大公司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三，贸易额的百分之八十四。它们的触角伸向非洲许多殖民地。如西非商业公司在非洲大陆上的分公司、分店和贸易办事处共有六百多个。比利时垄断资本的四大金融集团(华比银行、布鲁塞尔银行、阿姆班、康美尼爱尔)掌握着比属非洲殖民地所有公司总资本的三分之二。美国来不及参加瓜分非洲的斗争，但在一次大战后也积极插手非洲。1919年底，非洲大陆上已经有一百零五家美国公司在活动，们们集中经营橡胶种植业和石油勘探业。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资本输出与年俱增。据统计，到1938年为止，帝国主义列强仅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投资达到十二亿二千二百万英镑⑪。北非地区历来是英法帝国主义重点投资的场所，一次大战后又有大幅度增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投资，在战前占其海外殖民地投资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战后迅速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到二次大战前夕，在埃及的外国资本总额已高达十亿埃镑。非洲其他地区的投资也有大量增加。比如马达加斯加岛在战前外国资本是微不足道的，战后却大不一样，至1939年，仅法国的私人资本投资高达一百一十五亿法郎。

应该指出，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地的资本输出，绝不是投资在有利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部门，只是投资于供出口而可获暴利的矿业和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上。投资矿业主要集中在南部非洲。1939年时，投资在北罗得西亚矿业上的资本有二千万——二千五百万英镑⑫。在比属刚果（今扎伊尔）外国私人资本投资1929—39年的十年内净增十倍⑬。到1934年时，仅投资在南非各金刚石产地的外国资本累计二千万英镑。根据可靠统计，到1938年为止，投资在南非、比属刚果、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北罗得西亚的外国资本达到八亿英镑，占帝国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总投资数的三分之二⑭。

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地开采非洲大陆的矿产资源，是两次大战之间在非洲殖民掠夺的一个重要特点。帝国主义从非洲掠取大量矿产品。据1938年统计，在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中非洲开采的金刚石占百分之九十八，钴百分之七十五，黄金百分之四十六，铬百分之四十，锰百分之三十八，铜百分之二十一，锡百分之十三⑮。著名的南非德兰士瓦到1926年时开采的金矿累计价值四十亿美元，还输出了价值十亿美元的金刚石⑯。南罗得西亚的黄金开采量逐年增加。1926年价值为二百五十万英镑，1938年增至五百八十万英镑⑰。北罗得西亚1924年输出的铜矿石价值为七千英镑，1929年突增到二十三万七千英镑，1938年继增到八百八十五万九千英镑，占全国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⑱。比属刚果的铜产量，1919年只有二万三千吨，1925年增加到八万九千吨。非洲钴的产量也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主要从比属刚果开采。1913年那里的开采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929年比属刚果的钴产量又比1913年提高了三倍半。在西非、东非等新发现矿藏的地区，帝国主义也大力发展采矿业。例如，黄金海岸的锰矿开始每年只开采几千吨。1925年则达到三十九万九千吨，价值七十一万五千英镑⑲。

外国垄断公司将开采的原料运往欧洲或美洲。它们依靠剥削非洲人廉价劳动力，又在欧洲、美洲市场上高价出卖原料，从中取得丰厚的超额利润。比属刚果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仅在1929年一年里获得纯利一百五十七万九千英镑。南非所有开采金刚石的公司到1934年时支付的股东红利共计八千多万英镑，正好是资本的四倍。随着利润的增长，公司的资本也在增加。英国南非公司1889年成立时资本为一百万英镑，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增加到八百万英镑。法国西非公司更甚。该公司成立时（1881年），它的资本只有七百万法郎，1939年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法郎。资本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对非洲的掠夺进一步加强。

帝国主义强迫非洲农民放弃原先种植的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传统农作物，大量种植专供出口的经济作物。这是两次大战之间在非洲殖民掠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非洲大部分耕地被迫种植少数几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橡胶、剑麻等工业原料；棕榈仁、棕榈油、花生之类油料植物；可可、咖啡、丁香和葡萄等食品。

埃及、苏丹、乌干达、尼亚萨兰（今马拉维）过去种植谷物的许多肥沃土地改种棉花。

英国垄断资本向苏丹投资一千三百万英镑建造水坝，开通运河，把肥沃的杰济腊平原变成棉花种植区[20]。苏丹的植棉面积在二十年代中期猛增五倍。乌干达的棉花种植面积，从1914年到1924年的十年间增加五倍半，一度成为英帝国内仅次于印度的第二产棉国。这些生产棉花的国家本国却没有象样的纺织工业，棉花大部运往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棉花出口占这些国家出口总值的比例很大：埃及百分之八十以上、苏丹百分之七十、乌干达百分之七十五。利比里亚的橡胶、坦噶尼喀和肯尼亚的剑麻也是只供出口的。

尼日利亚、比属刚果、象牙海岸是生产棕榈仁的主要国家。尼日利亚是资本主义世界供应棕榈仁最多的国家。花生产在冈比亚、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等国。1938年，冈比亚输出的花生占全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七。黄金海岸的可可年出口量在二十年代中期达到二十多万吨，占当时世界可可供应量的百分之四十四[21]。此外，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一部分）的丁香、阿尔及利亚的葡萄都是专门为满足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而种植的。

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地片面地发展出口农作物是采用两种手段进行的：一是鼓励欧洲人移民，占据大量土地，建立农场、种植园；一是殖民当局千方百计地强迫非洲农民种植经济作物。

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大力鼓励欧洲移民迁往非洲居住，其中英国最为迅速。它在1922年实施“帝国殖民法”(Empire Settlement Act)，规定每年拨付巨款安置移民。1919—28年间迁往海外帝国的移民陆续增至一百三十万人[22]。其中一些人到达非洲。居住在东非“乐园”肯尼亚的欧洲人，从1911年的三千一百多人增加到1926年的一万二千五百人，殖民当局为其中的一千九百名白人种植园主准备了三百一十一万公顷最肥沃的土地。南非的白人移民增加最快。1926年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占有二亿三千万英亩的土地，而五百五十万当地非洲人却只有二千七百万英亩的土地[23]。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也增加很多，1926年达到三万九千四百多人，拥有土地三千一百万英亩[24]。北罗得西亚在1929年专门成立了土地殖民局安置白人移民。

欧洲人的种植园和农场迅速增加。肯尼亚有一千三百多个欧洲人农场。乌干达所有种植咖啡的白人移民种植园面积超过两万英亩。法属殖民地的欧洲人种植园业也有很大发展，象白人移民比较少的象牙海岸，也有五十多个种植园，其中从事林业的种植园规模都很大。比属殖民地也是这样。卢安达——布隆迪在1934年有二十四个享有租让权的欧洲人种植园公司，最大的一家拥有七千公顷土地。殖民当局规定只有欧洲人才能种植可获得高额利润的出口作物，如茶叶、高级烟草、优质咖啡、桐油等等，非洲人不准栽培。

帝国主义运用经济手段或行政命令的办法，强使非洲农民种植需要量大而价钱低廉的出口农作物。法国在西非殖民地向非洲农民重征人头税。为了挣得纳税的现金，非洲农民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改种能在市场上出售的经济作物。此外，法国殖民当局又成立非洲农民必须参加的“土著合作社”，由它分配作物的播种面积、检定产品质量、规定价格等等。到三十年代初，被迫参加“土著合作社”的非洲农民达到八百几十万人。英国在南部非洲，为了确保棉花的收购量，专门成立由中间商人组织的机构，诱使非洲农民同它签订协议，每年按量收购棉花。尼亚萨兰非洲农民生产的棉花从1923年的七百九十七吨增加到1925年的二千八百三十五吨。1928年，当地非洲人生产的棉花占该殖民地棉花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三[25]。在比

属殖民地实行赤裸裸的强制播种的政策。卢安达——布隆迪殖民当局在1924年颁布法令，限定非洲农民种植由白人贸易公司收购的粮食和工业作物。1925年，再次颁布命令，规定每个非洲农民为白人公司种植二十棵果树，违者处以重刑。在葡属殖民地，当局强令非洲农民每人每年上交棉花半公斤。

片面地发展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给非洲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第一，许多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完全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的严重影响，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非洲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第二，非洲人民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产量日益减少，许多非洲国家粮食远不能自给，每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例如在南非，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吹捧为"非洲人经济发展橱窗"的特兰斯凯保留地，当地非洲居民的唯一粮食玉米1932年只能自给五分之三。十年后，自给还不到二分之一[26]。

这种畸形的单一经济，使得非洲的经济完全从属于帝国主义。非洲输出铁矿砂却输入铁器生产工具，输出铝矾土却输入铝制器皿．输出棉花却输入纺织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非洲商业在非洲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非洲不少地方，殖民当局竟颁布法令，禁止非洲人经商。也有的地方，采取种种手段扼杀非洲人商业。如在肯尼亚．英国统治当局专门颁发了"驴子管理条例"，规定非洲人不准饲养驴子，以防止他们进行经商活动[27]。有些地区，象英、法统治下的西非，即使允许非洲人经营小商小贩，但还需缴纳高额的税收，使他们处于贫困破产的边缘。

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是由外国垄断组织直接插手的。它们在商业领域里的投资占有很大比重。在法属殖民地最明显。至1940年，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投资总数为二百一十亿法郎，其中商业占九十亿法郎。英国公司经营商业也是有名的。在尼日利亚殖民地，1929年就有五十九家经营商业的外国公司在活动[28]。这些公司压价收购非洲人的农产品，高价出售当地需要的粮食和日用品，从中谋取暴利。1939年，在北罗得西亚的英国商业公司从进出口的不等价交换中，获得二百万英镑。黄金海岸的进出口额1913年至1919年平均每年为三十五万三千多吨，而1920年至1926年平均每年达到六十七万一千吨，增长不到一倍，而其价值却从八百四十八万英镑上升到一千七百二十四万英镑，增加了一倍多[29]，英国公司从不等价交换中取得了巨额利润。

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为着掠夺和统治的需要，在非洲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公路和海港。卢加德曾经作过一项周密的计算，说在非洲一列具有普通载运量的火车能够抵得上一万三千个非洲人搬运夫的劳动量，而所需费用只有人力运输的十二分之一。他还列举了建筑铁路的其他好处。他的结论是，"要开发（应读作掠夺）非洲大陆少了铁路是不行的。"[30]法国的萨罗制定了战后法国"殖民地经济发展十五年计划"（简称"萨罗计划"），这是一项彻头彻尾的掠夺计划，其中规定要在非洲大力修筑铁路和公路。

一次大战后的二十年间，法国在其统治下的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修建了二千多公里的铁路。英国殖民当局更是打着"发展非洲经济"的旗号，在非洲殖民地建立铁路和公路网。从1920—30年，英国在肯尼亚投资一千七百万英镑修筑铁路和公路干线[31]。英国又在苏丹的新建植棉区，修通了一条以散纳尔经卡萨拉到达海亚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线。在黄金海岸，英国除了用一千万英镑的投资铺修铁路外，开辟了联系可可生产区的公路。黄金海岸的公路1919

年时只有一千三百英里，二十年后达到了六千三百多英里。同时又用去了三百二十五万英镑修筑了闻名非洲的塔科腊迪深水港。这个庞大的运输网，把黄金海岸的金矿产地、可可种植地区同主要城市和沿海港口统统联在一起了。非洲人民遭受的掠夺更加惨重了。就拿可可一项来说，1918年的输出量为六万六千吨，1926年增到二十三万吨[32]。总之，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非洲大陆上的现代化交通线从内地伸展到沿海，象根根吸血管吮吸着非洲人民的血汗，非洲国家贫穷困苦到了极点。

从上可知，非洲国家处在殖民地的境况下，决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帝国主义也决不会援助殖民地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给予殖民地独立的。恰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掠夺已经从早期的原始的劫掠发展到深入地有计划榨取的阶段。这种残酷的经济掠夺，也必然使得非洲进一步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巩固了殖民主义的统治。

三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掠夺是通过剥削非洲人廉价劳动力实现的。随着采矿业和农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劳动力。在殖民主义者看来，非洲人不是人，只是“会说话”、“听使唤”的“工具”，是奴役的对象。不甘受辱的非洲人自然不愿意替白人剥削者劳动。殖民当局从掠夺土地制造土地荒、强迫劳动和征收赋税三个方面对非洲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替白人殖民者做工。

掠夺非洲人土地，本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大陆上推行的一项传统政策。早在一次大战前，法国在马格里布、英国在东非、南部非洲、比利时在刚果已经占据了大量的肥沃土地，建立起大块大块的白人移民居留地，把当地的非洲人驱赶到偏僻荒芜的地区。在英国的殖民地，还专门替非洲人设置“保留地”（或“居留地”）。一次大战后，剥夺非洲人的土地更是外国垄断资本掠夺非洲地下资源和农业原料的前提。因此，外国垄断公司在殖民当局的庇护下，肆意掠夺非洲人的土地。特别是为了制造大量廉价劳动力，通过大规模剥夺土地，迫使非洲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战前很少占领非洲人土地的西非殖民地，战后也颁布法令，开始把非洲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英法等国在战后新取得的殖民地上，剥夺非洲人土地的过程也加速进行。1923年，英国在刚取得委任统治权的坦噶尼喀颁布土地条例，宣布一切土地“一律归公”，由“（英国）总督控制与处置”。意大利侵占利比亚全境后，一下子就没收了非洲人二十三万公顷最好的土地。

原来盛行剥夺非洲人土地的殖民地，战后掠夺土地有了进一步发展。如以肯尼亚为例，英国在1926年颁布了《皇家土地条例修正案》，除了保证白人移民任意掠地外，进一步规定非洲人在居留地外不准取得土地，这样就把二百五十一万非洲人限制在面积只有三万二千多平方英里的二十四个居留地里。每个非洲人平均只有八英亩土地，而白人移民却每人平均占有土地五百英亩[33]。南非的情况更坏，非洲人保留地面积一共四万三千多平方英里，每个非洲人所有的土地平均不到六英亩[34]！1920年时，南罗得西亚有一百零四个非洲人保留地，只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却容纳了全境非洲人口的八分之五[35]。

应该看到，白人殖民者占有的大量肥沃土地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利用。象坦噶尼喀的一百零八万公顷土地中，到1939年才耕种了十分之一。在利比里亚的美国垄断公司占地四十

万公顷，开垦种植的只有三万五千英亩。在肯尼亚，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中只有百分之九是耕种的。在南部非洲的英国保护国尼亚萨兰，白人移民的土地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任意荒废的。殖民当局留给非洲人的土地却大都是缺少水源、低洼贫瘠的土地。有的甚至是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比属刚果的非洲人土地有一半是无法耕种的。肯尼亚殖民当局供认：非洲人居留地里四分之一的土地根本不适宜于耕种和畜牧。北罗得西亚八分之五的非洲人保留地，由于疫病，人畜不能居留。考察过北罗得西亚非洲人保留地的欧洲人欣登说：尽管这个国家地域辽阔，可是"土地对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稀罕和珍贵的商品。"[36]

生活不下去的非洲人被迫离开自己的聚居地，到欧洲人的矿山或种植园、农场工作，成为季节工，挣点微薄工资补贴聚居地内的亲属。在肯尼亚的白人移民领袖德拉密尔勋爵(Lord Delamere) 曾公开声称，如果非洲人有足够耕地的话，"(白人移民的矿山和农场)永远不能解决劳动力供应的问题。"[37] 英国在东非殖民地的总督贝尔菲尔德 (Belfield) 在立法会议上表示要对居留地的非洲人施加"压力"，使他们"个人或带着家属到建立起来的(白人移民) 农场去劳动。"[38] 英属东非殖民地情况如此，非洲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基本情况也相同。由此可见，殖民当局掠夺土地制造"土地荒"是同掠夺非洲人的廉价劳动力紧密相联的。

强迫劳动在一次大战后更加盛行。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实行所谓"社会义务劳动"、"服公役"，是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非洲人被迫无偿地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和殖民机构的建筑物等等。殖民当局委托当地一些"忠诚的"非洲人酋长进行组织和监督。这些酋长是帝国主义的鹰犬。这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在法属殖民地搞得最凶。在法属西非，1924年颁布了"土著居民法"，明文规定："受监禁处分的非洲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时间在公共建筑工地服刑"。结果，就在法属西非地区未经法院审讯被任意逮捕强迫劳动的非洲人越来越多。1930年又颁布新法令，竟承认非洲人酋长或白人移民有权随意捆绑非洲居民，送往远处履行"社会义务劳动"，甚至连妇女、儿童都不能幸免。1920—30年，仅在上沃尔特殖民地，被押去劳动的有十九万人之多，占全部有劳动能力的非洲人居民的八分之一。法国在赤道非洲殖民地用同样的办法迫害非洲人。1921年起修建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铁路，殖民当局每年驱使上万非洲人到工地上干活。有的非洲人劳工来自一千公里以外的地区。他们在工地上过着非人的生活，许多人因饥饿疾病而死去。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死亡了一万七千多人。

英国殖民当局伪善地宣称不准强迫非洲人替白人私人劳动，非洲人只消"服公役"就行了。其实，不过是在"为公"的名义下，征调非洲人替白人拥有的矿山或种植园做工，而不给任何报酬。即使在"委任统治地"的坦噶尼喀，英国也不顾国际联盟通过的委任统治条例关于不许实行强迫劳动的规定，限令当地非洲人每年有三十天参加修建道路、公共工程劳动。为了惩罚逃避"服公役"而流浪的非洲人，英国先后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等地颁布"流浪法"采取暴力使他们就范。"服公役"的强迫劳动在英属殖民地广泛实行。1926年，代表英国政府视察西非殖民地的奥姆斯比——哥尔在其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在尼日利亚修建的"全部铁路和大部公路都在使用这种强制劳动。"[39]

在比利时、葡萄牙殖民地这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同样存在。如比属刚果的非洲人在"为社会工作"的名义下，每年要无偿劳动九十天，有时高达一百零四天，连孕妇也要参加建筑道路，或象男子一样搬运货物[40]。

"契约劳工制"是强迫劳动的一种隐蔽形式。专门替矿山、农场"召募"工人的代理人，通

过部落酋长、殖民官吏诱骗非洲人签订劳动契约，到指定的矿山、农场劳动。部落酋长、殖民官吏从中取得佣金。一旦缔约后，非洲工人就失去了自由。他们的遭遇比奴隶还不如。奴隶是被主人当作牲口买下来的。为着长期奴役，主人总是希望他们保持得象牛马一样壮实。但契约劳工却不然，雇主的目的是在有限时间内榨取最多的利润。“契约劳工制”在葡萄牙殖民地非常普遍。非洲人契约劳工不仅在当地劳动，还大批送往南非、南罗得西亚等地。1928年，莫桑比克殖民地当局同南非缔结了一项协定，每年为德兰士瓦的金矿提供八万到十万名工人。莫桑比克同南罗得西亚缔结的协定里规定：部落酋长和殖民官吏每送一个非洲人契约劳工可得三十五先令的佣金。有时，竟以订“劳动契约”为名，把非洲人贩卖为奴。例如，1914——24年，安哥拉殖民当局向圣多美岛、普林西比岛等白人种植园输送了八万多名劳工，其中成年人售价为三十英镑，儿童和妇女减半。这是变相的奴隶贸易！

帝国主义在非洲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劳动。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根本原因之一是为了保证取得大量廉价的非洲人劳动力。这也就是两次大战之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加强，种族歧视越来越猖獗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研究南非问题的巴兹尔·戴维逊说：在南非，如果没有非洲人劳工，“(白人)农场和企业就会在五分钟内陷于停顿”。南非白人统治集团也承认他们在种族歧视方面的经济因素。由白人矿业主组成的南非矿业协会公开声明：“协会的政策就是要雇佣当地廉价劳动力。”[41]南非用法律形式，将种族歧视制度化。1910——48年先后实施了一百零三个种族主义法令，其中大部分是在一次大战后实行的。在南非，每年因触犯法令而被捕强迫劳动的有数十万人之多。仅1930年一年里，光违反通行证法而被判刑强制劳动的就有三万二千多人。南非如此，在积极推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南、北罗得西亚、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等等国家情况大抵相同。

向非洲人征收赋税，迫使他们为了挣得现金不得不出来为白人剥削者干活。一次大战前，英国驻肯尼亚总督佩西·杰鲁阿德爵士(Sir Percy Girouard)说过，只有征税，“才能提高土著居民的生活费用，……而劳动力的供应和劳动力的价格也正依赖于这种手段。”他坚决反对提高非洲人的工资，认为一提高工资使“较少的人外出工作能赚得他们需要缴纳的人头税。”[42]这席话集中地反映了在非洲的西方殖民者的共同要求。因此，在那时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已经普遍征收人头税或茅屋税。

一次大战后，白人移民由于生产扩大，迫切要求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殖民当局颁布法令，提高税额。部落酋长负责征收税款，“土著法庭”审判欠税者，迫使非洲人外出劳动。如在比利时委任统治下的卢安达——布隆迪，人头税收入1926年才四百万法郎，1928年增加到九百五十万法郎，1932年高达一千二百万法郎。在比属刚果，非洲人人头税1928年每人为三十六法郎，1931年增到六十四法郎。肯尼亚的非洲人在1924年一年里，出卖农产品总收入五十四万六千英镑，而向非洲人征收的人头税、茅屋税和出口税等总计八十七万六千英镑[43]。这就是说，非洲人把出售农产品所得的钱全部缴税还不够，只能再靠出卖劳动力还清税款。

除了提高税额外，殖民当局还巧立名目，开征新税。在西非殖民地向非洲人广征农产品出口税和商品进口税。英国在乌干达借口加强防务，向非洲人征收“步枪税”。有的殖民地，非洲人被迫替白人移民劳动也要抽税，叫做“劳动税”。南非统治当局在西南非洲竟然开征“狗税”，强迫狗的主人替狗承担纳税的义务。法属非洲殖民地索性实行劳役代税制，非洲人

服规定日期的劳役顶替税金。白人移民乘机延长劳动时间。这种劳役代税制赤裸裸地暴露了向非洲人征税的真实意图。白人统治者对拖欠税款的非洲人实行严厉制裁，逮捕入狱，送往矿山或农场强制劳动。总而言之，对非洲人来说，在沉重的税收制度下，不是出去替白人劳动挣得纳税的金钱，便是欠税沦为囚犯被押送劳动，其结局都是一样的。

在上述种种超经济压迫下，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投向欧洲人经营的矿山或农场，当矿工或农业工人(或季节工)。差不多所有殖民地非洲工人的人数都有增加。仅据非洲七个殖民地和地区㊹的统计，二十年代中期非洲人劳工有九十一万人，到三十年代中期达到一百四十八万人。替白人剥削者工作的非洲人受尽了屈辱和欺凌，挣扎在死亡线上。帝国主义掠夺非洲是靠牺牲广大非洲人民取得巨额利润的，流进殖民主义者口袋里的每个钱币上都沾满了非洲人民的血和泪。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掠夺，表现了它们的极端贪婪与凶残。这也从反面教育了非洲人民，促使非洲人民从苦难中奋起，走上了反帝斗争的光辉道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非洲的历史，也就是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非洲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高潮。这些斗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它在思想上、组织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注：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页。

③ 英国获得西喀麦隆、西多哥和坦噶尼喀；法国取得东喀麦隆和东多哥；比利时得到卢安达——布隆迪；葡萄牙取得德属东非的一部分土地(基永加)，并入葡属莫桑比克；南非联邦获得西南非洲，其实仍是英国殖民帝国的一部分。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⑤ H. W. V. Temperley: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VII, London, 1920, p. 244

⑥ 本文不再赘述，见另文。

⑦ 参见: F. D.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Blackwood, 1922

⑧ J. C. Smuts: «Africa and Some World Problems», Oxford, 1930, p. 25

⑨ R. Hinden: «Plan for Africa», London, 1941, p. 132

⑩ G. S. P. Freeman-Grenville: «Chronology of African History», Oxford, 1973, p. 211

⑪ R. Oliver, J. D. Fage: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Penguin African Library, 1962, p. 219

⑫ R. Hinden: 前引书, p. 44

⑬ J. F. Munro: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00—1900», London, 1976, p. 134

⑭ R. Oliver, J. D. Fage: 前引书, p. 219

⑮ 参见«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New York, 1953; «Minerals Year-book, 1945», Washington, 1947

⑯ P. T. Mo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1933, p. 187

⑰ C. Leys: «European Politics in Southern Rhodesia», Oxford, 1959, P. 18

⑱⑲ R. Hinden: 前引书, P. 50; P. 133

⑳ J. F. Munro: 前引书, p. 128

㉑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arketing of West African Cocoa, 1938», p. 6

㉒ J. A. R. Marriott: «Modern England 1885—1945», London, 1948, p. 509

㉓ P. T. Moon: 前引书, p. 185

㉔ C. Leys: 前引书, p. 14; T. M. Franck: «Race and Nationalism: the Sturggle for Power in Rhodesia-Nyasaland», New York, 1960, p. 67

㉕ R. L.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New York, 1928, V.I, p. 252

㉖ M. Wilson, L. Themp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II, Great Britin, 1971, p. 58

㉗ M. Gicaru: «Land of Sunshine», London, 1958, p. 91
㉘ P. Bower, A. Brown, C. Leubuscher: «Mining,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Nigeria», London, 1948, p. 47
㉙ R. L. Buell: 前引书, p. 856
㉚ F. D. Lugard: 前引书, p. 463
㉛ I. Cox: «Land Robbery in Kenya», 见 «The African Communist», Oct-Dec 1962, p. 61
㉜ I. L. Evans: «The British in Tropical Africa», Cambridge, 1929, p. 119
㉝㉞ R. L. Buell: 前引书, p. 322、324; p. 322
㉟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Revised 1956», Oxford, 1957, p. 702
㊱ R. Hinden: 前引书, p. 69
㊲ I. Cox: 前引书 p. 61
㊳ R. L. Buell: 前引书, p. 332
㊴ Ormsby-Gore: «Report on a Visit to West Africa, etc.», London, 1926, p. 132
㊵ 参见 B. Davidson: «The African Awakening», London, 1955, p. 79—80
㊶ B. Davidson: «Report on Southern Africa», London-Capetown, 1952, p. 94
㊷ N. Leys: «Kenya», London, 1925, p. 186
㊸ R. L. Buell: 前引书, p. 332
㊹ 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坦噶尼喀、比属刚果、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法属西非地区诸殖民地。

赵迺抟编纂的《披沙录》将陆续出版

《披沙录》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工具书。此书为我校经济系赵迺抟教授经二十多年辛勤劳动编纂而成。全书共分五卷，计约三百五十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三年内陆续出齐。

《披沙录》第一卷，分上下两集。上集为中国历代经世学者人名录；下集为中国经济思想文献要籍简介。共计四十余万字，年底出版发行。

《披沙录》第二卷，主要摘录春秋战国至汉初诸子名著中有关经世思想的论述，对文字中的疑难之处，还加上注释。第三卷是唐宋元明清五代若干文集中的经世文章的选编，并加评点，突出要旨，供研究参考。第四卷是辑录通鉴诸书中有关经世的资料。第五卷是摘录历代本记及列传中的经济资料，由此可以观察每一朝代经济盛衰之变、治乱兴亡之迹。

（乔征胜）